

故乡行

□蒋同刚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娘亲在上，故土难忘。今年“五一”节前，我计划回老家，为了减少路堵概率，决定提前半天出发，结果还是堵得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，从舟山出发，8小时的路程整整翻了一倍，日夜兼程又让攻略变成了笑话。难怪，掐点高速免费，看来聪明人都是这么想的啊！

次日早上7点赶到镇上，顺便吃过早点，买了几个菜，几分钟后到达老家。90岁的老母亲正坐在大门外的长沙发上发呆，见我下车，立马精神焕发，急着要做饭给我吃。对着她的耳朵喊叫，告诉她“已经吃过了”，她还是半信半疑地嘀咕着，然后便是问长问短。明知老人家耳聋很难沟通，我还是学着各种手势、表情和喊叫组合使用，直到她露出明白后的满意神情。

四月中旬，妹妹告知老妈眩晕病又犯了，严重时天旋地转不能自持，稍微动一下都是翻江倒海般的难受，这个老毛病每年都要发作一两回，又没有根治的良方。本不想母亲忙前忙后，但是根本拦不住。难怪哥嫂开玩笑说，我一回来，老妈的病全好了。

二哥正在院内洗衣服，五月份刚轮到赡养，他也是早早从十多公里外的家过来。吃完中饭，我让二哥返回，明确等我休假结束再回来继续照顾母亲。每次探亲，大家都习惯了这个模式，由我打理日常买菜做饭，母亲烧火洗刷。

母亲判若两人的状态，惹得大哥相当诧异，半真半假地调侃说：“真是奇了怪了，轮到咱们时，她啥也不愿动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有时候还赌气不理我们。怎么你一回来，她跟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
据我观察，大概是性格使然。母亲一辈子强势惯了，看不得别人脸色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凡事爱操心，不吐不快。而大哥的脾性与母相似，两强相遇必有一伤，大哥又是孝敬的人，不能言重伤害父母，只能委屈自己了。相比二哥，他是样样都顺着母亲心意，有话好好说，从不顶嘴，很讨老母欢喜。讨好便是讨巧，所以在大哥看来，就误以为老妈偏心了。其实，对于父母而言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个孩子能不深爱呢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多数时间待在母亲身边，静静听她说古道今，那些过往的家庭（个人）历史，有辛酸苦难的生活，也有战天斗地引以为傲的壮举。记忆对于一个

人来说，有着太多的怀念情结，尤其老人，记忆可排解余生的寂寞感，更可能是某种家风的传承。老母亲无数遍诉说，我不厌其烦地认真倾听，也深刻感知着老人内在强大精神的品质。这也是父母留给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。

难得探亲一次，我想多烧几餐饭让哥嫂歇歇，略表一点心意，可是母亲一辈子勤俭节约，看不惯我大手大脚买买东西，只要一开车门就要过问阻拦，所以我一般步行去赶集市。

赶集是苏北农村乡镇的一种买卖贸易习俗，有的逢单日，有的逢双日，都是约定俗成的“赶集日”。每到这一天，整条街人流如潮，热闹喧天，几公里外的老家也能听到街上的嘈杂声。早饭后8点左右，我一般装着闲逛出门，然后折向集市购买食材。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田园风光。

这个时节，苏北平原繁花渐渐落幕，次第绿植如海浪一样层层叠叠，无边无际，特别解压。广袤的麦田，在微风中如碧波荡漾，一团一团的杨树花沾在银针似的麦芒上，随风浮动，仿佛浪花朵朵。饱满的油料籽，像壮硕的鸡爪般爬满了枝丫。沿途绿地毯似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在温柔的晨曦中调皮眨着眼。放眼望去，所有的农作物静候着灿烂阳光镀上金黄色。人们站在田间地头，满眼的期待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。此情此景，正呼应宋人李光《初夏绝句》：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夹路桑麻行不尽，始知身是太平人。”

记得小时候，老家各地的确有大片大片的桑园，养蚕业较发达。后来农业转型退桑还田，还兴起栽种杨树（易于种植，具有虫害少、成材快、收益大等特点），于是整个县域成了中国杨树之乡。

临别前夕，妹妹送来一袋子亲手采摘的新鲜槐花，并介绍了各种烹饪方法。这是极好的绿色食品，也是小时候充饥食材之一，那股清凉、甜滋滋的唇齿留香，今生难忘！那时四处爬高就低采花的小伙伴，你们可安好？

相聚时难别亦难，在母亲的眼里，无论多大的孩子，永远是孩子。每到离别，老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。

母亲倚门目送的孑然身影，槐花余香缭绕，绿意叠嶂的田野，伴随着清晨睡意朦胧中叽叽喳喳的鸟鸣声，都将定格在下一段思乡梦境里。

爱巢

□阿蒲

妻子抱着衣物走进电梯时，顶楼按钮已被一位北京阿姨先按了。这个微小的善意，让两个陌生人很快熟络起来。

阿姨家在北京，早些年相中了舟山滨海城市的环境，在东港恒大御府置了房。一年之中，她会带女儿、女婿、外孙来普陀度假。如今退休了，便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。北京与普陀，每天飞机往返，交通实在便利。日子久了，她便像一只老候鸟，在北京与普陀之间往返迁徙。“北方的沙尘暴一起，天空就灰蒙蒙的，让人心里也蒙上一层灰。而舟山这边，空气格外干净，旅游资源又丰富。”阿姨如此感叹。

而更让阿姨舒坦的是，去普陀山尤其方便。从家里出发，坐车到码头，十多分钟航程即可到达普陀山，也正应了那句“想到了就去普陀山”。她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，在这座海边小城享受着悠闲的退休时光。

妻子回来跟我说起这事，眼中满是羡慕，羡慕阿姨能在两个喜欢的地方自由切换，也羡慕她对生活的那份从容与热爱。

去年下半年，我坐旅游大巴去朱家尖。车上，几位游客贴着车窗，举着手机拍普陀沿路的风光。他们对交通沿线的绿化赞不绝口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内蒙古的游客。想起早年去北方城市探亲，走进秦皇岛某小区楼道，墙面上层层叠叠的小广告，住户门口随意堆放的杂物，恍若时光倒流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些年特别是经历过创城洗礼，舟山的面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绿树成荫，花草点缀其间，每一处都像是精心雕琢过的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

当然，也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海边的环境。比如在三江超市做电商的齐齐哈尔男人，为了赚钱，也为了更好地生活，他背井离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。南方海滨小城黏腻的气候——夏天的闷热、冬天的湿冷，曾让他水土不服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可即便如此，一谈起普陀的环境，他还是忍不住夸赞。“这里不排外，空气干净，城市敞亮。”话语间，充满了对舟山的真挚赞美。最终，他下定决心，在城里买房打算住下去。

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，用不同的视角拼凑出东港的轮廓：北京阿姨把这里当做第二故乡，在钟声与涛声中慢数时光；内蒙古游客惊叹于绿化的精致，为旅途添上亮色；东北汉子在气候的不适里，仍看见城市的包容。任何人对某一个地方，总持各自的不同观点，如同东港的美，从不是单一的赞歌。当我们在为普陀发展变化、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叫好的同时，也不排除它天生的短板，比如有旅游城市的喧嚣，有高物价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，也有老龄化程度偏高带来的寂静。

站在顶楼阳台，看夕阳把东港染成琥珀色。海风带来远处的涛声，混着建筑工地的轰鸣。这里不是完美的天堂，却是无数人用时光与情感搭建的巢。候鸟会继续迁徙，珊瑚会不断生长，潮汐会按时涨落，而东港的故事，就在这矛盾与和谐中，永远未完待续。或许，对一方土地的热爱本该如珊瑚礁般多元：既有坚硬的骨骼抵御风浪，也有柔软的触须拥抱潮汐；既能在礁石上聆听浪的喧嚣，也能在缝隙里孕育生命的奇迹。

生活教会我们，真正的归属，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，而是在不完美中，看见时光的温柔，听见自己心跳与城市脉搏的共振。然后，试着去好好地爱它。



普陀南中山，市民们站在山顶看东港全景 记者 张磊 摄